

# 四个身背巨额“夫债”的湖南女人集体控诉“夫妻共同债务”中的“坑前妻”现象——夫债妻还，她们卸下婚姻背上巨债

## 个案 III 年近花甲，时刻担心流落街头

今日女报/凤凰网见习记者 凌晴

10月19日清早，56岁的喻萍睁开眼后，先是恋恋不舍地对房间巡视了一周。这是喻萍自今年6月份养成的习惯——因为她不能确定，这套自己花了大半辈子心力盘下的安身之所还能住多久。

在喻萍看来，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根本是场“无妄之灾”。据她告诉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，4张由前夫具名、自己闻所未闻的借条，莫名其妙地带给了她“连带偿还债务120余万元及利息”的法院判决。如果不能在再复审中“扭转乾坤”，那么，喻萍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唯一的住所被拍卖。

### 离婚前夕，丈夫写下120万元的借条

2009年，喻萍的孙女盼盼出世。孩子的小名是喻萍给取的，有着“盼望她带给全家好运”的寓意。

因为就在当年2月，喻萍突然收到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的传票，案由前夫胡树林所涉的“民间借贷纠纷”。而此时，两人已离婚近两年。

据喻萍告诉记者，直到她主动询问前夫才被告知，离婚前夕，这个男人的确为替他人担保，向原告写下了总金额达120万元的借条。

而记者翻阅相关案卷材料看到，原告向法院递交的借据共有4份，都是手写的便签，借款人为胡树林，落款时间在2007年5月至10月之间。最后一笔15万元的借款，落款时间为10月23日——仅仅发生在胡喻二人签订离婚协议的7天前。喻萍称，正式离婚之前她和丈夫就已分居多年，故对于对方在婚姻解体前夕突然大额举债的行为毫不知情。

“我与原告素不相识，更没（在借条上）签过字，没用过他一分钱。”据此，位列第二被告的喻萍坚信自己

唯一的住所面临拍卖，只能忍痛送走孙女

“这套房子将被查封，请于15日内搬离。”今年6月5日傍晚，喻萍领着刚放学的盼盼回家，发现有6名陌生人围在自家门前。来人递过一份执行公告，告诉她房屋即将被拍卖，并要求“进屋看看”。

瘦小的喻萍顿时有如护巢的鸟儿般，警觉地竖起全身“羽毛”，甚至歇斯底里地喊叫、抗拒——此前她已有一套单位福利房被法院执行，眼前这套房是祖孙俩唯一的住所了。

但执行公告白纸黑字摆在那，闹了一阵后，精疲力竭的喻萍仍只能用颤抖的手接过。

这让喻萍感到很对不起她在今年春节过后才接来身边的盼盼。因儿子是喻萍父母带大的，为弥补遗憾，喻萍将全部疼爱加倍投注到了孙女

身上：第一次给她洗澡，第一次为她梳头，第一次送她上学……也正是有了盼盼作伴，喻萍负债后的生活才开始“苦中有乐”。

事到如今，想要留住孩子，就必须先保住房子！走投无路之下，喻萍曾想过带着盼盼一道去上访，她甚至为盼盼写了块牌子：“我只有3岁，我要住房子！我不想被别人赶走！我想上幼儿园！”

可冷静下来后，喻萍还是决定将盼盼托付给外地的亲家，由自己孤身奔走申诉，“不想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”。

如今，落了灰的电视机显示屏上还挂着几个油腻腻的小手印。每次写材料写到累了，喻萍都会摘下老花镜，扭过头去端详好一阵。

生活被颠覆，对“造孽”的前夫却恨不起来

精力都用在申诉上，喻萍的个人生活过得极敷衍。淘“簸箩货”，和孙女共用一瓶“郁美净”，一碗光头面对付大半天……这与五六年前逛平和堂、友谊商城，美容院做护理的日子相比，落差可大了。

然而，生活上的困窘她扛得住，更久治难愈的是精神上的伤害。喻萍曾在单位从事工会、女工工作，统筹集团公司14个直属单位的权益维护、爱心帮扶等事项，每逢节庆都会向弱势女工送上慰问。但当气势汹汹的债权人妻子跳到她的办公桌前，抢鼠标、夺键盘、言语冲撞时，她头皮一阵发麻，不知该向谁求助，只能咽下屈辱的泪。

当记者问起“因前夫之过被颠覆原本平静的生活，对他是否怪责、是



想盼盼时，喻萍就拿出孩子的照片看看，这是她目前生活的最大慰藉。供图：受访者

与该案无关，“我以为我百分之百会赢。”

然而，2009年12月，法院下达的判决让喻萍感到自己的世界轰然坍塌——她得对前夫所欠120万元债务负连带偿还责任。

喻萍不服。在她看来，“这个官司彻头彻尾与我无关，甚至连借款行为本身也存疑”。理由包括：原告系无业人员，分批“出借”120万元巨款，却在资金流向上无任何佐证；原告在“民事起诉状”中明确表示该笔款项已用于所涉工程，这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家庭并未从“借款行为”受益……喻萍甚至生平第一次翻开了《婚姻法》，研习相关法律条款。

身上：第一次给她洗澡，第一次为她梳头，第一次送她上学……也正是有了盼盼作伴，喻萍负债后的生活才开始“苦中有乐”。

事到如今，想要留住孩子，就必须先保住房子！走投无路之下，喻萍曾想过带着盼盼一道去上访，她甚至为盼盼写了块牌子：“我只有3岁，我要住房子！我不想被别人赶走！我想上幼儿园！”

可冷静下来后，喻萍还是决定将盼盼托付给外地的亲家，由自己孤身奔走申诉，“不想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”。

如今，落了灰的电视机显示屏上还挂着几个油腻腻的小手印。每次写材料写到累了，喻萍都会摘下老花镜，扭过头去端详好一阵。

生活被颠覆，对“造孽”的前夫却恨不起来

精力都用在申诉上，喻萍的个人生活过得极敷衍。淘“簸箩货”，和孙女共用一瓶“郁美净”，一碗光头面对付大半天……这与五六年前逛平和堂、友谊商城，美容院做护理的日子相比，落差可大了。

然而，生活上的困窘她扛得住，更久治难愈的是精神上的伤害。喻萍曾在单位从事工会、女工工作，统筹集团公司14个直属单位的权益维护、爱心帮扶等事项，每逢节庆都会向弱势女工送上慰问。但当气势汹汹的债权人妻子跳到她的办公桌前，抢鼠标、夺键盘、言语冲撞时，她头皮一阵发麻，不知该向谁求助，只能咽下屈辱的泪。

当记者问起“因前夫之过被颠覆原本平静的生活，对他是否怪责、是

否怨恨”时，喻萍却说，自己恨不起来。她说她相信，前夫是为替人担保才写下借条的，其本人并未拿到这笔钱。“他因这一过错被单位处理，每月才发500元……60岁的人了，还在到处伸冤。”

如今，年近花甲的喻萍每天要么埋头写材料，写好后往人大、政协、法院投递；要么就是上网查找资料、学发微博，将案情@大V、官博。她说，人是逼出来的。幸运的是，赶在目前这套住所被拍卖前，天心区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，对这起借贷纠纷案予以再复审，“再复审期间，按规定得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”。

房子算是暂时保住了。喻萍说，前路漫漫，终究要有希望。“下个月盼盼就满4岁了，好日子也该近了。”



## 六年情伤换来9亿元“离婚账单”

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喻秋霖

“我现在除了债务外，一无所有！”10月19日，应约与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见面时，于莉（化名）已经连续几天没睡好觉了。尽管一脸憔悴，但依旧能看出这是个外形、气质都颇为出众的女人。

是怎样的经历，让这样一个才36岁的女人语气决绝地宣称自己“已经把离婚当成一项事业（来经营）”？

### “自立女人”因情成殇

在亲友眼中，于莉一直是“自强自立女性”的典范，比如从小接受良好教育，19岁那年便从中南大学财会专业毕业，并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注册会计师之一。

大学期间，于莉因为容貌姣好兼嗓音条件优越，还考取了歌手证，只可惜家教严格的父亲从不许她登台表演。离开校园后，她顺利进入长沙某会计师事务所工作，收入颇丰。

“我好后悔认识了他。”于莉口中的“他”，是2007年结识的房地产老板周龙（化名）。两人随后在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。婚后生活远不如设想的那么美满，“我们没少争吵，他一生起气来就砸家里的东西，还对我实施家暴。”于莉称，结婚仅3个月时，双方就闹起了离婚。婚后五年多以来，两人更曾多次协商离婚，却“被他以种种理由搪塞和拖延至今”。

终于，2012年4月16日，于莉正式向雨花区法院起诉离婚，但法院以“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”为由，判决“不予离婚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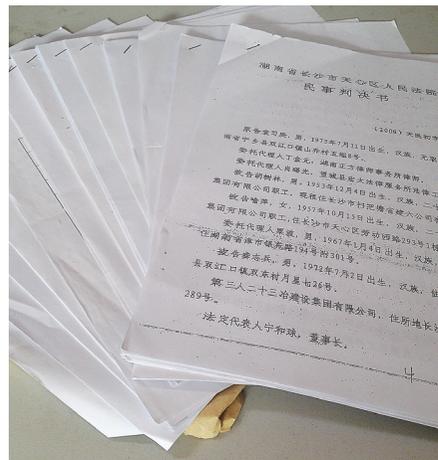
刚刚摆脱一段无望甚至不堪的婚姻，却又因前夫的债务纠纷陷入另一个泥沼——相信对于任何女人而言，都是余生难以承受之重。

本文中的4名女当事人，戏称自己为“四千金”。这其实是个黑色幽默，因为这个“名号”并非代表尊贵，而是寓意四人身上的债务加起来超过了1500万元。其中，仅于莉（化名）一人就负债977万元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“欠债还钱”不是天经地义的么？可“四千金”的委屈在于，她们没有享受到分毫，甚至连债务发生在什么时间、地点，对方为何人都不清楚，直到某天突然接到法院传票或被债主登门，才知道前夫曾欠下一笔巨债，而如今，自己被列为第二被告，需要承担连带偿还责任。

都说“离婚了，就别再来找我”，可人不来找债主登门，是不是更大的讽刺和悲哀？

感谢“四千金”愿意向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敞开心扉，她们的经历或许可以带给广大女性一定警觉。因为专业人士分析认为，夫妻双方中，女性更容易成为这类“不明共同债务”的受害者。



这还只是采访中“四千金”所出示的各类卷宗中的极少一部分。摄影：凌晴

### 想离婚？先还4亿元债务！

尽管被法院驳回，但于莉仍坚持要离。就在这时，丈夫突然声称自己欠有9亿多元外债，如果想要离婚，于莉就得承担一半债务。接下来，仿佛是为印证丈夫所言，于莉作为共同被告，被接连卷入到多起借贷案中。

“我如今每晚都要靠吃药才能睡着——也许不该叫‘睡着’，而是昏迷过去。”今年8月3日，心理压力过甚的于莉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被确诊患有“重度抑郁症”。造成她抑郁的根源是：“难道一纸婚约就可以让一个女人背上几辈子都偿还不清的债务吗？！”而于莉的这种令人担忧的精神状态，从她接受采访时一直颤抖个不停的双手就可见一斑。

“几辈子都偿还不清”并非夸张，在于莉出示的这份债务清单上，记者注意到，65笔债务总金额高达9.3446亿元，其中单笔最大为4.5亿元！而出借方既有个人也有单位，甚至有政府行政机关！“周龙说，如果坚持离婚，这4亿多元的债务我是绝对逃不掉的。”于莉坦言，因被这个天文数字给“吓蒙”，她一度曾想过放弃离婚。（下转A06版）